

一個人， 出最獨特的書， 做最有趣的事

——訪一人出版社總編輯劉霽

| 編輯現場

Chi Liu Interview: One Person Publishing and On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 Editor On-site

「選書出版，就好像談戀愛，頻率對得上最重要！如果頻率對了，合作起來就會愉快；如果頻率不對，只好放手讓它跟別人交往。」

文：李鴻駿（特約撰述）

圖：一人出版社

「一人出版社」如其名，社內大小事皆由總編輯劉霽一人作業。2009年登記立案，自言一年只出兩到三本書，而且只出自己喜歡的書。這個看似任性的決定，如今已走過12個年頭。他不證自明，做出版，一個人也可以。

一人出版社總編輯劉霽



以最小的規模，找回書的個性

時間回到2004年，清大中文系畢業、並遠赴英國帶回文學與電影的碩士學位，甫回臺灣的劉霽，先從同學開設的出版社學徒做起。除了習得編輯、出版、印刷的基礎知識，更重要的，他對出版產業產生新的理解——原來臺灣很多出版社都只有一個人在做。

翻看劉霽寫在2009年的文章，早已預見書市高峰即將離去，網路時間取代閱讀時間，出版事業更將往集團化與微型化的兩端走去。再觀察臺灣的閱讀與出版環境，有些書在出版社層層固定的機制中喪失個性，有些作品因不夠主流、沒有商機，未能獲得正式出版的機會，

「我覺得這些被忽略的作品並非不夠好，它們多半極具有風格與美學。我發現獨立出版可以補足這一個缺口，於是我自己弄了一個特別偏門的出版社，只出自己喜歡的東西。」劉霽說。

不願陷入大型出版社的窠臼，以一人之力努力找回書的個性，劉霽回憶，「當時南方家園、一人、逗點文創結社等好幾家獨立出版社相繼成立，恰巧搭上社群媒體起步的時機點，不用什麼宣傳粉絲的黏著度就很高；後來愈來愈辛苦，閱讀人口下滑、折扣戰開打等各式各樣的問題相繼而來。」但話鋒一轉，又說：「分眾時代要知道自己的風格與定位。像我這樣的微型出版社，找到讀者就能經營下去。」

選書就像談戀愛，頻率對了最重要

曾接過電影字幕的翻譯工作，也翻譯許多文學作品，身為出版人、編輯與譯者的劉霽，不同於坊間出版社選書、支付翻譯費的合作模式，他反其道而行，更重視翻譯者的專業與身分，開放選書的機會讓譯者提案，並均分版稅。

像是《風格練習》（Raymond Queneau 著，周丹穎譯）這本小而奇異的作品，一段簡單的故事，卻展現出 99 種風格改寫，比如倒敘、隱喻、當事人主觀觀點、舊體詩等——字數少、難度高，相當考驗譯者的功力，若以翻譯字數計費，對譯者而言肯定不划算。

「譯者帶自己喜歡的作品來出版，也得承擔風險。書如果賣得好，譯者理當拿到更多的報酬。所以我不給翻譯費，而是跟他們平攤版稅。」劉霽解釋。

攤開一人出版社的作品，有小說、詩集、劇本與畫冊，類型多元，風格獨特。既然一年只出二到三本書，不免令人好奇，有沒有所謂的選書標準？劉霽了當地說：「最重要的，必需是要我喜歡的作品。」他進一步比喻，「選書出版，就好像談戀愛，頻率對得上最重要！如果頻率對了，合作起來就會愉快；如果頻率不對，只好放手讓它跟別人交往。」

像是一人早期出版了暢銷奇書《咿咿咿》，便是一種「頻率對了」的例子。作者林韜以富含哲理卻荒謬破碎文字內涵，被譽為「iPhone 時代的卡夫卡」。一天，劉霽收到遠在加拿大的沈意卿來信，信中表達了「這本書根本是我寫的嘛，所以一定要讓我來翻譯」的強烈意願。

「我就喜歡這種對自己的翻譯作品有強烈情感的譯者！」劉霽笑說。而本身任職媒體行銷的沈意卿，也積極做了許多有趣的嘗試，比如出了限量口袋版、拿書上街擺拍，甚至成立粉絲頁與讀者互動。兩人相當對頻，合作上非常愉快，後來沈意卿自己的創作，也放心地交給一人出版。

做好串連，一個人就夠

問起一個人工作是否孤單？事實上，當初自英國回到臺灣，劉霽也曾考慮從事電影相關工作，然而自認不適合待在團隊而作罷。自況單打獨鬥的工作模式，劉霽幽幽表示：「編輯的工作必需與作者及美術設計溝通。我不排斥與人接觸，但不想跟這麼多人接觸，於是取了折衷。所以我一年只出兩三本，就是爲了要將這些雜事降到最低。」

劉霽曾言《攻殼機動隊》裡執法團隊的合作模式：「他們不再是像傳統組織強調團結合作的重要，而是選擇更相信個人獨立判斷的結果。」這似乎是他最嚮往的工作狀態了。編輯是串連其他工作單位的工作，做出版，未必需要團隊合作，做好串連，一個人就夠。

平時獨立，必要時合作，這樣的概念更體現在獨立出版社之間的互動。比如一人與逗點的「午夜巴黎」計畫，同時出版費茲傑羅與海明威的作品，成功製造話題與銷量。而在台北國際書展的展出，更是一個最大型的串聯。2011 年起，一人、逗點與南方家園三間出版社年年聯合參展，辦出規模也辦出口碑；2015 年劉霽、陳夏民、劉子華三人決定成立「獨立出版聯盟」，以正式的組織串連全台獨立出版人一塊參展。疫情關係，國際書展連續兩年停辦。數月前，獨立出版聯盟將製作精美的參展裝置

移至松菸倉庫，自行舉辦「讀字破浪」公民書展，儼然成爲獨立出版人每年最重要的交流盛事。

斯文儒雅的劉霽，曾以《七龍珠》自喻出版之路。賽亞人變身超級賽亞人依靠的是憤怒，獨立出版人心中總一股怒氣，但現實生活的敵人多半縹緲無形，唯有嘗試無限延長「憤怒」狀態，維持胸口的那團火，或許才是這個時代的日常修煉。

劉霽深知，熱情終將消耗殆盡，不如將之轉化成穩定的生活模式，出最獨特的書，做最有趣的事，如斯行走了 12 年。綜觀一人的出版，也能看作劉霽個人的閱讀私史，他說：「我沒辦法寫很多書，但我把出版當成一種創作。如果真有一天收掉了，從出版作品中可以看出我這個人的變化。」

對於未來從容淡定，對於理想生活則有堅持，劉霽說：「我的夢想是要過一個舒服的人生，不要太委屈自己，或是太屈服於某些價值觀的人生。我喜歡這種生活方式，我就會繼續過下去。」

疫情當下「一人」閱讀樂



《盧米埃星系：未來電影的七個關鍵詞》

作者 | Francesco Casetti

翻譯 | 陳儒修

《盧米埃星系》乃是向麥克魯漢的經典著作《古騰堡星系》致敬。如同古騰堡印刷機帶來文字書寫的革命，盧米埃兄弟也爲人類帶來影像創作的革命。在 21 世紀的長流裡，電影一直是顆閃亮且極易辨識的星星，高掛在天空上。但是今天已不再如此。宇宙大爆炸已然發生，電影這顆星星化成上千個太陽，各自吸引天體物質，形成新的星系。對我們這些新世紀的居民，或說是新千禧年的居民而言，電影就是：盧米埃星系。

《尤里西斯的狗》

作者 | 群星

11 位不同領域創作者，十場既跨越亦回返自身的「對寫」，於不同視域與心靈史的「我」之二端，是指認，是詰問，是召喚，是闖入，是允諾，是覆寫，是解譯的再解譯，是摺曲的再摺曲。是爲思索接引肉身與呼吸，是爲差異梳理路徑與邊界。而以黃以曦之名，發動並作爲串起、擾動諸座內省迷宮的線頭，開啟多層光譜散射、互應的「無盡的談話」每一隅。

《一切破碎，一切成灰》

作者 | Wells Tower

翻譯 | 劉霽

威爾斯·陶爾在第一本短篇小說集裡就提供了當代現實美國社會與中世紀奇幻維京海盜並列的奇妙閱讀體驗，同時展示了小說家對命運的宏觀視野與對情感的細緻體察，獨特的視角讓他的短篇故事在看似平凡日常中爆發出強烈張力，留下不絕餘韻。9 篇小說分別藉由夫妻、兄弟、親子、朋友、鄰里等或親密或陌生的人際關係，一個個處在社會或群體不同面相的邊緣角色，寫出了羈絆在人與人之間那幽微莫測的善與惡，及潛伏在日復一日生活中那無可抗拒的命與運。